

长白山天池，“三条大江”最初心跳的地方

□张彬彬

赵春江 摄



越野车碾过盘山路时,我感觉这方向盘握着的不是路,而是半世纪的念想。几十年的记者生涯,长白山的云絮落满过我的采访本,松涛的平仄漫过我的录音笔,可真要循着大山的脉络去叩问那三条大江的源头,心脏还是像被天池的水漫过,泛着层层涟漪。

A. 长白山脉

北纬42°,中国东北矗立的雄浑神奇险峻的名山,那就是巍巍长白山。长白山古称“不咸山”,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记载。金代,长白山被封为“兴国灵应王”“开天弘圣帝”。清代统治者更是将其视为满族肇兴之地,那个“三仙女浴躬圆池”的神话故事,就是皇权与神权高度统一的象征。

我喜欢爬山,曾去过黑龙江的大青山,那里曾作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的天然屏障。抗联将士出没于茫茫林海,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浴血奋战。

我曾经去过辽宁的风凰山,那里巨崖阔石,青苔如墨,被誉为历险名山,从观音洞旁双龙背,到老牛背、百步紧、三云台、天下绝、老虎口,步步涉险,步步惊魂。凤凰山被誉为“国门名山”,明长城辽东段经过这里蜿蜒东去,作为东方丝绸之路,前往日本、朝鲜驿道的必经之路,前往日本、朝鲜驿道的必经之路,至今还有遗址留存。同时,这里还流传着康熙劝农、光绪赐孝等众多历史典故。

长春家门口的莲花山更是我频繁出入之地,这座历史悠久的山峰,见证了清朝多位皇帝的东巡之旅,以及拉弓射箭的狩猎活动,柳条边至今还有遗址留存。同时,这里还流传着康熙劝农、光绪赐孝等众多历史典故。

东北的山,一座座高昂着头,敦实而厚重。嘘,小点声,长白山正在睡觉(她是一座休眠火山)。那火山的余温还藏在岩层里,春天时漫山的金达莱是她的胭脂,秋日里层林尽染是她的华服,冬日里从地表冒出腾腾热气,是她悠然的呼吸。

长白山天池,是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。

天池之水,飞流而下,由火山口积水成湖,悬于巍峨之巅的天池,水

面海拔高度为2189.1米,最深处373米,因此得名“天池”。

天池是中国和朝鲜的界湖。每年11月末开始冰封,来年6月才逐渐解冻,每年冰封期近7个月。此间登顶有时云雾缭绕,有时雨雪掩藏,能否露出真容,还要看你的运气。她的表面是冷酷的,但内心是炽热的。一边寒冷得让人穿上羽绒服,一边可以在温泉水中煮熟鸡蛋。这种冰与火的交融,让每一个光顾的人都惊叹不已。并且那温泉煮蛋的味道独特,上山时我们品尝了,下山又忍不住再来一份,现在回味还直吧唧嘴呢。

我曾多次奔向长白山,然而,长白山像18岁的妙龄少女,常变常新,总是犹如初见。

走高速路,4个小时便从长春抵达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河,此时的林海已经顺着山势漫成绿的潮汐,清冽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尤其那长白山独有的美人松,伸出手臂欢迎着我们,那云朵不是在天上,而是在高大的树冠中缓缓地穿行,微风把松针的清香揉碎了撒下来。美人松公园,美人松湖,美人松雕塑园,美人松路,美人松广场,单是美人松这名字、这阵容,就令人醉了。那棵笔直擎天的美人松王,已经400岁左右,这里人们将她保护得那么好,她350岁的时候与她合过影,过了50年,我又与她合影,让我怎能不百感交集?!

B. 北坡72拐

我们的第一个打卡地,从北坡登顶长白山。

北坡的路很陡,从前是碎石路,无论是爬山还是驾车,相当艰难。有一年跟随奥摩托车队上山,回到驻地腿都蹲不下了,造成“如厕难”。

长白山从低海拔到高海拔、从温带气候到极地气候,自下而上依次呈现四个植物垂直分布带:针阔混交林景观带、针叶林带、岳桦林带和高山苔原带。气候多变,常常出现山下晴着,山顶上又冰又雪,所谓“一山有四季,十里不同天”,所以到山顶能否一睹天池的风采,还要看运气。

如今盘山路都是柏油路面了。远远望去,像曲别针一样别在山腰,令人叹为观止。旅游巴士在山坡上颠簸,曲曲折折72拐,像在浪尖上摇。

车到终点,距离山顶,还有一段陡坡,只能徒步,石阶一级级,又陡又窄,爬过最后一段陡坡时,腿肚子转筋,喘得像拉磨的驴。

忽然一阵风来,吹散了崖边的云,天池猝不及防地撞进眼里——那蓝太直白了,太热烈了,直愣愣地铺展开,像把天空揉碎了沉在水里,又掺了点绿,亿万年火山喷发的余烬,竟凝出这样一块温润的玉,像镜子

一样,倒映着四周的山峰,峰影在水的边缘晃动,像对池水悄悄地耳语着,是含情脉脉地说着情话,还是悄没声息地道着亘古的秘密?

数一数,周围16座山峰,像初绽的睡莲花瓣,小心翼翼地将这汪水捧在手心,像被雾霭浸软的水墨画,雄奇里藏着三分柔情七分侠骨。云雾来时峰影便淡在纱幔里,去时那抹蓝便泼泼洒洒地铺开来,深的像夜空,浅的像初春的湖。

风掠过火山岩的肌理,起伏的山脊里似乎都藏着江河的密码。那汪被苍穹吻过的碧水,静得能听见云影碎裂的声音——我曾无数次描摹她的壮阔,直到这次才惊觉,为什么所有关于源头的传说,都带着这样近乎神迹的澄澈。

最动人的,是源头的沉默。不像下游的江河,带着奔涌的喧嚣和负载的泥沙,这里的水是“初生”的——它还没见过城市的灯火,没听过船笛的长鸣,甚至没沾染过一粒尘埃。

当地的朋友指着西北角:“看,那道豁口,松花江就从那儿跳下去。跌落成长白瀑布,向山下冲去,成为二道白河,二道白河就是松花江的正源。”

宁静的极致,是力量的积蓄,天池里的水那么安静,带着雪山的清冽和地心的呼吸,流淌了1250米后,突然遇到悬崖,横空立起的水面顿时汇成激情的网,从乘槎河的豁口跌落,就像脱离母腹的新生婴儿,先是化作一根银链,在山谷间摔碎成万千珠玉,成为长白山北坡的标志性景观,落差68米的长白山瀑布。她是全球罕见的四季不冻火山湖瀑布,银链似的在那些圆润的巨石上跳跃着,欢叫着,蹬着脚,向山下冲去。然后隐入密林,变成溪流。你很难想象,眼前掏起的一捧捧清泉,流下去会成为滋养半个东北的江河。

松花江的名字源于满语“松阿里乌拉”,意为天河。长白山天池供给松花江39%的水量。其在长白山有两个源头,南源为头道(松花)江,源于长白山西南侧的望天鹅峰北麓,汇集了长白山西坡的各条支流,为次源;北源为二道(松花)江,源于长白山北坡的各个支流,为正源。头道松花江与二道松花江在靖宇县两江口汇合,正式定名松花江。

这条“天河”全长1927公里,她串联起吉林省境内80%的河湖系统,全流域涉及吉、辽、黑和内蒙古四省区,是吉林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母亲河。流域内盛产水稻、大豆、玉米,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占据重要地位。那首东北抗战歌曲就源于松花江: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,那里有森林煤矿,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……

我用手掌捧起凉飕飕的水流,仿佛摸到了江河初生时的心跳。这就是滋养了东北千里沃野的清波,起点是这样沉静的蓝,像长白山敞开的胸怀。

C. 西坡七月残雪

次日,我们来到第二个打卡地——西坡,西坡的雪是七月的惊喜。

西坡登山是一场鏖战,1442级陡峭的台阶,吓退了不少来客。

向导问:上吗?我们答:当然,必须上,越是艰险越向前嘛。

当年西坡没有路,我们爬过;后来有了一条路,我们也爬过;这次来竟然有两条栈道。一条木栈道,一条石阶栈道。

山下郁郁葱葱,越向上树木越少,后来变成高山苔原带,漫山遍野的白色杜鹃,最神奇的是山上有很多残雪,那杜鹃花不惧严寒,开得清雅悠然,让人们不能不驻足观赏拍摄。

爬到半山腰,我们已经汗流浹背,栈道旁的残雪多起来,踩上去咯吱响。石阶侧旁的栈道竟然被雪盖了,那雪有几米厚,我们大为惊讶,尤其当我发现下面竟然有挥着锹镐清雪的工作人员,禁不住惊叫起来。雪晶莹剔透,在阳光下闪着碎银。太美了,太意外了,我气喘吁吁地跑过去,在滑雪人员垒砌的大雪垛上,抱起一个大雪块,凉丝丝的寒气顺着指缝钻入,一股清冽的味道扑面而来。

同伴也跑过来,举起大雪块像大力神一般地甩影,这毕竟是酷暑下的雪呀。

“七月雪,是山神给你的哈达。”向导笑着说,长白山把我们当作最尊贵的客人,才给我们这诗意的待遇。

人一兴奋,就忘记了疲惫,不知不觉间登上天池,竟然没觉得怎样累。

天池还是那么静谧,还是那片深沉的蓝,岸边的残雪像点缀在玉盘上的银白图案。

向导指着天池对面:那边就是朝鲜,“图们江就是从那片雪崖下渗出去的”。

顺着向导手指的方向,我望了又望,蓝还是那抹蓝,却添了点清冷,那是图们江的根。

图们江发源于长白山脉主峰东麓,流经中朝边界,向东北又折向东南,其干流全长525公里。在中国境内江水由南向北流经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、龙井市、图们市、珲春市四市。在珲春市敬信镇防川中俄“土”字界碑出境,最终在俄朝边界处注入日本海。

珲春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,这是吉林省距大海最近的一座城市,以独特的“一眼望三国”景观闻名于世。

然而,这里也有隐痛,我们只能望洋兴叹。图们江海口本是中国领土,1858年到1860年,在沙皇俄国武力威胁下,通过《璦琿条约》《北京条约》,使图们江口沿海地区划归俄国,中国失去了出海权。中国地图

形似雄鸡,中俄朝三国交界处的珲春在雄鸡的咽喉部位,喉结是个叫“防川”的港口,从防川沿图们江到日本海出口有十余公里的“气管”和“食道”,卡在这条气管和食道上的是一块硬骨头,叫“俄朝铁路桥”,该桥有8个桥墩,从桥的高度上导致无法通过大船。

这里还是中国野生东北虎和东北豹的集中分布区。2021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挂牌,我曾经来此采访报道,这里是中俄边境人不能随意越境,可东北虎豹可以作为使者,大摇大摆地自由往来。经过多年试点建设,东北虎豹种群数量大幅增长,目前东北虎数量70只左右,东北豹数量80只左右。

图们江,千百年来它澎湃流淌、润泽百姓,曾经孕育过早期人类文明,也承载过东北亚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经济和文化的密切交流,见证了当地的发展变迁。

D. 南坡雨雾弥漫

三天登上长白山的三个坡,这真的是近乎疯狂的旋风行动。

南坡的雨是缠绵的絮语。乘车上行时,无限多的弯。问司机师傅,北坡是72拐,咱这南坡得上百拐吧?他答:北坡上山是10公里,南坡是30公里,到底多少拐没数过,肯定比北坡多很多啊!

最令人担心的是,老天忽然变了脸,淅淅沥沥地地下起雨来,据说天气不佳,景点可能会关闭。司机也透露,天池的天气变化莫测,几分钟一个样。盘山路很陡,五步之外不辨人马。车若在半路搁浅,可就糟糕透了。

幸运的是车一直开到山顶,我们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。一打开车门,一股寒风袭来,浑身打颤,仿佛跳进云里雾中。下车的地方距离观景台仅仅300多米,可这么短的距离却像一道鸿沟,因为大风裹着大雨涌过来了,我们被打得睁不开眼睛。急忙费劲地穿上自带的雨衣,身体一下透心地凉,又匆忙租了棉大衣,这才喘过气来。

游客都涌到服务大厅,等待雨小些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,我们的等待是有限的,看看雾气很浓重,一会儿也晴不了,索性冒雨去观景台。

这时,雾一会儿浓一会儿淡。天池完全隐在白茫茫里,像被收进了云的口袋。忽然,雾散了个小缝儿,能隐隐约约地看见一角蓝,像打翻的墨里滴了滴蓝颜料,转瞬又被雾遮了。

雨打在脸上,凉津津的,我却觉得一种亲肤的快感——这朦胧里藏着的,不正是山的温柔吗?知道我们来,特意留了点念想。能见度不足10米,雨衣被风吹得猎猎响。

“鸭绿江就从那片雾里钻出去。”向导的声音夹着雨声,竟有了一种神秘的韵律。

我说,这是鸭绿江在害羞呢。望着那片朦胧的蓝,心里暖烘烘的——原来山水也有含蓄的模样,像女孩藏在眼角的娇羞。

人们都被这份纯粹的宁静打动了,忘却了尘世的纷扰,有的在界碑前留影,有的在“天池”的碑刻前摆POSE,有的在在一块福石前合掌祈祷……

长白山的秘密,藏在海拔2700多米的呼吸里。我们一直认为三江之源一定有碑刻等标志物,可到了这最后的南坡,仍然没有找到“三江之源”的石碑,也许压根就没有标志物,只有苔原在砾石间蔓延,像大地裸露的毛细血管。

下山时,鸭绿江大峡谷谷令人震撼,火山喷发时形成的巨大断裂地沟,经过无数年代的雨水冲刷、切割、侵蚀和表面风化而演变成奇特的自然景观。谷内洞流轰鸣,草木繁盛,两岸绝壁如削,怪石林立,百态千姿,气势恢宏。

鸭绿江先向南经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后转向西北,再经临江市转向西南干流,流经吉林和辽宁两省,总长795公里,最终在辽宁丹东入海,在吉林省部分为575公里。每当谈到鸭绿江,我的耳畔总会响起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”战歌,多少英雄儿女为保家卫国,从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,浴血奋战,献出年轻的生命。这是一条英雄的江。

E. 尾声

三天里,三回登顶,天池现出三种风采。晴朗时见她的壮阔,她是慷慨的长者,把松花江的源头指给我看;覆雪时见她的清冽,她是洁净的少女,让我窥见图们江最初的模样;雨雾中见她的神秘,她是神秘的智者,在峡谷中悄悄地泄露了鸭绿江的踪迹。

当我在地图上把三江之源连成片,忽然懂了“乳汁”二字的分量——那些灌溉良田的清波,滋养生命的甘泉,原是长白山把自己的血肉,化作了江河的脉搏。看着地图上那三条蜿蜒的蓝线从一点散开,突然红了眼眶。

50年了,我总说长白山的清风明月融入了我的精神。直到这次探源才明白,不是融入,是我们本就长在她的脉络里。松花江的浪里有我写过的渔火,图们江的岸畔有我采访过的哨所,鸭绿江的涛声里,藏着无数像我一样的儿女,在她的滋养下长大。

下山时,雨停了。林海深处升起一道彩虹,一头连着峰峦,一头扎进河谷。我知道,这不是结束,我们对母亲的懂得,才刚刚启程——三条江河从这里奔向远方,作为长白山的儿女,这份自豪,就像天池的水,深不见底,却亮堂堂的,能照见一方儿女的根。

责任编辑:刘怀 王小微